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設官部三 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總載

太師一

原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為之 武王克殷作周官立太師以太公為之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為之 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

光為太傅遷太師又以馬宮為太師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太后詔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杖賜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也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　魏世不置　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冏為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拜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後魏北齊後周隋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禎武䫻竇毅韋元貞張說裴光庭而已

增五代以畀藩鎮及贈官見三公總序宋自祖宗時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彦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京童貫鄭紳靖康初燕王俣越王偲紹興初秦檜張俊紹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文彦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佐燕王元儼吳王顥燕王俣趙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於光宗

為親伯父用優禮也　遼金元明俱詳總序

太師二

增逸禮曰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為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號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為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令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

杖黄門令為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馬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

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

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

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逺志但燕雀不知耳

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公今日變為鳳皇卓笑曰

卿卑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

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賜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顔真卿傳德宗立拜太師正色立朝剛而有禮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唐書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悲其風烈　五代史曰馮道為太師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　東

都事略曰文彦博召赴闕司馬公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事

太師三

原尊師　問道漢詔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大戴禮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布衣

青蓋張良世家封萬户侯為帝王師布衣足矣　後漢書董卓為太師乘青蓋車三公御史大夫以下皆

拜　經邦事　秉國均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孔安國注云師天子所法也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有德乃堪之　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毘俾民不迷鄭箋云毘

輔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

毘天子　**備國師**　上詳秉國均注

下詳太師二

燮陰陽　**經禮樂**　上詳三公總載　大戴禮曰天子不喻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樂之正不寀應事之理不博古今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訓帝躬　**持國政**　應劭漢官儀曰平帝元始元年孔光以太師見授太后曰太師先聖人之後德行醇淑道術通明宜居四輔職訓導帝躬　下詳秉國均注

得於磻谿　**賜以靈壽**　史記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為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號曰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為太師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下詳太師二

增獨班　**優禮**　會要元祐元年四月詔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赴關獨班起居減拜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儀制依

見任宰臣下詳上太師一

並除 **特拜** 朝野雜記曰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潞公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魯公京童貫鄭平樂王紳靖康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中秦申王檜張魯王俊紹興末史會稽王浩嗣秀王伯圭 又曰國朝自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大師者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

鞍馬 **銅羊** 淳化二年遣右正言張虙齋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就西京賜之故事非同平章事無生辰國信之例上以普勳舊故特與焉 東都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給宰相俸仍遣其弟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仍賜銅羊上尊酒禮太師其愛精神以副眷注之意

勳在廟社 **名聞華夷** 東坡文太師口宣

職守三公 **儀刑四海** 宋百官志

守三公之職太師居上 分紀唐置太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太師四

原周公 尚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張禹 前漢以論語教授成帝 教事喻德 禮記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天遺汝師 六韜文王卜畋史卜卦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 民具爾瞻 詩赫赫師尹 蔚為帝師 文選 出則有師 禮 冠三公之首 為四逸之儀 當至聖之朝居太師之任 周寵元勲任先呂尚 漢崇碩德選在孔光 增父師 書畢命王若曰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 師臣 晉書軒轅聖人

伏師臣而授

維師李德裕行裴度贈太師制寵既極于維師

師台楊大年德茂師台

優拜非常例分紀西京留守太保趙普爲太師西京養疾以普開國元臣故優拜之非常例也

特拜用優禮詳前太師一

太師五

增銘唐權德輿太師忠武公渾瑊銘曰北載斗極陰方尚武元金朱輜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枹兩河轉

戰三秦靈朔郇邠所居必閏出統蕃衛入司徼循時丁阨難節冠羣倫逋誅煽結狂獗宮闕西千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祲沴乖方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辟勞軍靡有不公以律則滅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奬是陟襚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隧觧原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

唐無極　又權德輿贈太師崔倕神道碑銘曰奕奕四
姓崔為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
如彼棖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
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塈茨生逢
艱虞戎夏交師獻俘伐叛忠存予詞兵興事叢飛輓四
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行使治粟為邦
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
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褎明就加執法好爵

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殁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為傳贈襚之禮侔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邱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饗庭户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今為興門天爵人爵蔚然而尊先德蔭之黙如重雲孕和含粹濯潤本根景亳之源圖書之川陽陵帝壇碕礴廻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於碑前

太傅一

原太傅古官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為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　章帝以趙熹三世在位為國元光乃以為太傅　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徵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之恩寵之異莫與為比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薨則省

胡廣注曰猶古冢宰聽己之義桓帝踐阼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與廣參録尚書事陳蕃志欲芟夷閹豎以清本朝世亂讒勝用殞厥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

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為之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病朝見皆使乘輿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玄玉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有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傅二

原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又曰天子不惠于庶民不信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增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原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為太傅遷太師泰無其職　增漢書曰王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云帝

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為太師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　原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卓茂策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令以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　增東觀漢記曰胡廣為太傅總録尚書事時年八十而遇事克決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練達事體明觧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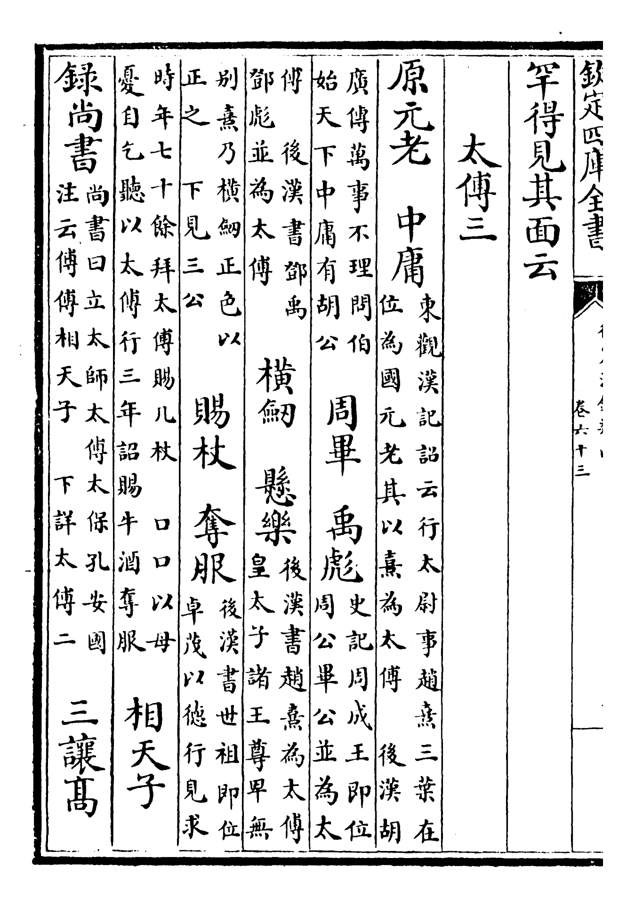
益　後漢書曰張禹遷為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賛與三公絶席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髙今以彪為太傅　晉書曰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㑹朝劒履乗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原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犀言糸于口而研摭是非典誥總于心而惟

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領非準例也　増後魏書曰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彦作亂冀州詔段歆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彦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

尊重之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裒邈清才潘陽中大才劉慶孫長才　宋東都事略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士遜歸老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月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係年録云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閒退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騎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



罕得見其面云

太傅三

原元老 **中庸** 東觀漢記詔云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為太傅 後漢胡廣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周畢 **禹彪** 史記周成王即位周公畢公並為太傅 後漢書鄧禹鄧彪並為太傅

横劒 **懸樂** 後漢書趙憙為太傅皇太子諸王尊異無別憙乃横劒正色以正之 下見三公

賜杖 **奪服** 後漢書世祖即位卓茂以德行見求時年七十餘拜太傅賜几杖 口口以母憂自乞聽以太傅行三年詔賜牛酒奪服

相天子 **録尚書** 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孔安國注云傅傅相天子 下詳太傅二

三讓高

萬事理應劭漢官儀云和帝冊曰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下詳中庸注明朝章戒戎事上詳元老注下詳太傅二三葉在位百官總已上詳元老注下詳三讓注增大拜進封職官分紀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儀注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令大拜輔相宜有金石之樂從之又曰紹興十一年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除太傅進封廣國公又十一月太保樞密使韓世忠除太傅名冠天下志清本朝並詳太傅二

太傅四

原服進賢冠佩山玄玉晉百官表注云五時朝服進賢冠佩山元玉官品次第一

也

太傅之任 大戴禮云天子無恩于父母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賜與侈于近臣憐愛遺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元功之首 應劭漢官儀明帝策書曰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為太傅

坐而議政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傅周三公也蓋奉天子坐而議政無所不統

在位罔愆 應劭漢官儀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位黄髮罔愆忠孝彌篤其以禹為太傅

位在三公上 後漢光武徵故高密令卓茂為太傅位在三公之上

與三公絶席 續漢書張禹字伯達拜太傅録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詔禹舍宮内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

子康執節淳固 子康卓茂字也詳太傅二

伯

始明解朝韋伯始胡廣字也詳初學記　增崇帝傅歐公李昭亮制增其帝傅之崇

奉朝請會要紹興二十一年除太傅仍奉朝請　朝之雋老本紀晉鄭沖抗表致仕詔曰太傅嶷德深粹履行高潔可謂朝之雋老屢以年高告退令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並同保傅几杖不

行常單馬分紀達奚武拜太傅䟽時好華飾及居重位不理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常朝畫拖一扇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

事威儀乎言者慙而退　東山之志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元功之族詳前三讓高注

太傅五

原箴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又王保庶太傅箴曰保傅賢明宗國用寧輔佐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間乃有潘崇無曰父子無二或容江充志不可解恩不常恃一藥不嘗罪歸許止一時不侍惡延宗子

原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九命篤受
分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
黄耇之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禄於終始五蹈九列
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台光弼六世歷
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未有若公者焉覩皋陶
之闈壺究孔氏之房奥通水源於潤下繁后土於稼穡
訓五品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於混元協太和
乎皇極傳聖德於幼沖率旦奭之舊職　晉孫綽太傅

褚裒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運皦察之明元識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嘿爾獨得慮見莫測其輿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兖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内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録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己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

社稷為寄謀身雖重方此為輕深為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宄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埽司豫廟筭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斾以俟齊舉雖元勛未捷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遊亹亹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髙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祜碑曰禀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氣文為詞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

監公箕滅吳之略以為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慭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

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隆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馬西葉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禄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寃之頌駟馬方駕高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廉劌鍊貞金於鎣鎣於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與王公運策帷帳參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閒楚資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

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為大司寇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奸民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歷攸歸表高惠之功臣紀河山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户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為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戎應變增壘滅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戰無廢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

邑增於鄭僑賜樂同於魏絳丹節比司隷之貴緹騎埒金吾之寵座闕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代征西之勲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應期命世量包川藪道弘兼濟昴宿協符佐旌冥契匪躬諒直武節横厲函殽重險鍾鼎淪覆潛龍勿用瞻烏在屋道贊上台功匡下瀆條教斯理彛倫載睦樹官惟德明試以功既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髙能降處貴思沖寶命維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

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駸駸
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
旃三河斥土駟馬開泉丹旐毀宗玄堂啓殯寵贈虚加
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慭
增權德輿為太子太傅貞獻趙憬神道碑曰公保抱之
歲生知色養羈冠之年則無幼志及夫被儒服踐法言
敬直而文肅莊而温端誠博物錯綜古今非大中至正
不接于心術貞元八年夏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明

年五月轉門下侍郎以厚德載物以全才宣化舉直盡
忠敷納詳明正王度之本去一朝之便事有統紀心無
面從嘉猷匡言鎮定弘大謙厚而不伐持平而居易闢
邪塞違貞厲而不校陟恪始終帝載用和至若睦中外
之姻而均其禄賜嚴宗廟之祀而不理第室啓手足之
日家無餘財奉終即遠待恩禮而後備難矣哉職奉贊
書脩詳盛烈俾刻金石閟于無窮銘曰晉有成宣代稱
忠勲先正常伯匪躬事君纉服于公為時獻臣德不踰

閑心不違仁貞其所履以翼天子大猷是經中立不倚乃賦明命宜躋遐紀吾道方伸修途遽已緜原蒼蒼宰樹成行令名章章樂石在傍噫嘻太傅之風永代不忘

原表陳沈炯為陳太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闕轉增危懍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絶平呉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强弩

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鶴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塞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遠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增啓宋楊萬里賀史丞相除太傅啓曰師臣巽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髙崇德之紹勲叶朱衣介幘之祥增黄耳玉鉉之重竊以傅者傅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

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雖加
衡紱以肇纓俱匪箕裘之鼎鼐於皇孝廟舊學越王當
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令專槐之
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
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緑綈之新復此青氊之舊
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無敵知儒者之真可久見賢
人之德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
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始隆絶席之班式舉載輿之

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衮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
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傅蒼生之
志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黄石之盟某久累播均遐
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成章
是以有慶乘雪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之
階符顧長輔化樞之運

太保一

原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　周成王時召公

為太保　增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　原應劭漢官儀曰太保保古官保養也又曰太保保謂保安天子于德義禮記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周禮入則

有保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 光武中興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為之 沖字文和 位在三

司上 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

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徳義者也 汝南王亮為太宰録

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又衛瓘為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 章綬佩

服冠幘與太傅同 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唐皆有之

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賞李謀一人而已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保二

原呂氏春秋曰荊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為保令王暮年不聽朝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王隱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增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兵騎千百人　原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增崔鴻

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録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爲太保
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五代史曰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大成中即其家拜太保
封齊國公　宋會要曰天禧元年二月司徒平章事王
旦加太保　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彥博以太保兼侍中
再任彥博辭太保止受所加封再任從之　紹興十年
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　紹興
十年少師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太保三

原贈刀　賜絹上見三公注　晉録咸寧二年制故太保王祥司空王基各賜絹五百匹

上公　元老詳太保一　安天子　諫王惡詳太保一　任伊尹

職召公詳太保一　明允篤誠　高行清粹詳太保二　增訓

護　保衡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　書君奭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訓王

撫士旅獒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下詳太保二

太保四

原金印紫綬漢書百官表云太保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　周成王時

召公為之　漢平帝王舜為之東觀漢紀元始元年拜王舜為太保　當垂拱之代　居論道之司　周寵元勲任先召奭　晉推碩德選在王祥　增保安德義孔注尚書太保保安天子於德義　隆道弘治詳前太師二　尚德依仁分紀晉帝詔曰太保何曽尚德依仁明允篤誠　翼贊先皇光濟帝業　同日降制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三公并除雙員

太保五

增碑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昔者王室藩

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為伯舅元勲懿德姬崇齊魯之封疏爵疇庸漢重韓吴之秩司勲載其弘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紀績廟器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彝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嵩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之秀氣危松擢本且覩後凋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辰昴膺慶風雲玄感者焉公柔順内凝英華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劲之節冠四序而踰秀

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逢門射法遠中戟支養由箭神遥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踰艾服任隆台衮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每以卑恭自牧易簀之言無忘寢瘵城郢之志終於瞑目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冠冕彛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怛化旌舒夏練棺陳衛幕北郭人稀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

兹鼎鼐永傳嵩霍　庾信太保厲門公紇于弘碑曰公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于揖讓之風鳳皇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况復髙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烏長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徳在寅誕載之辰星精出昴既而受書黄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劒白猿心存霸國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呉王横琱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銘曰移苗返葬提柩山行靈墟隴水哀

輓長城山如北望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眇眇山河煢煢肴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歿哀榮終始

三少總載一

增通典續會要曰周以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通典曰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秦漢而下省後周置三孤以貳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元豐肇新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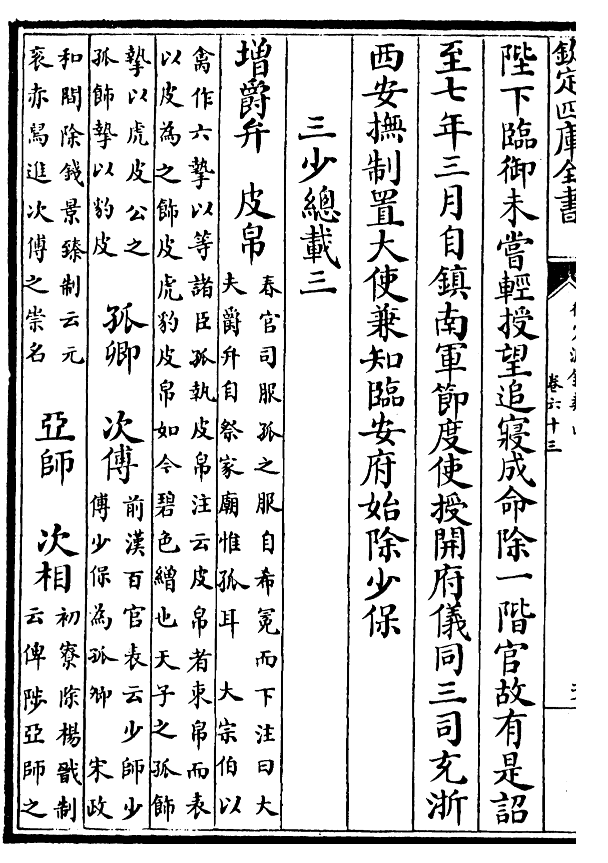
制於三師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秦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為次相之任　大戴禮曰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　又曰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

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又曰天子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飽而强飢而惏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户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案注餕過其性也惏貪殘也

三少總載二

增史記宋世家問於太師少師注曰少師孤卿比干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六卿　政和間除童貫制極貳公之位叙　宋會要云紹興九年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少傅節度使張俊除少師二十八年少傅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師孝宗即位九日少傅四川宣撫使吳璘除少師　紹興六年少保節度使張俊除少傅七年少保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傅　紹興元年少保左僕射呂頤浩罷少保除特進先是頤浩言少保之官自



陛下臨御未嘗輕授望追寢成命除一階官故有是詔至七年三月自鎮南軍節度使授開府儀同三司充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始除少保

三少總載三

增爵弁　皮帛　春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注曰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繒也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

孤卿　次傅　前漢百官表云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　宋政和間除錢景臻制云元衮亦寫進次傅之崇名

亞師　次相　初寮除楊戩制云俾陟亞師之

列李邦彥除藍從熙制云視秩亞師下詳三少二

亞傅 亞保

初寮除余深制云俾公洪化越陛亞傅之班又除余深制云峻陛亞保位孤棘于外朝

貳三公 弼一人 並見前

三少總載四

增特揖 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

特授 宋會要云隆興二年降授特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張浚可罷右僕射特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以浚自劾求去故也

奏事特授 宋會要云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張浚特授少傅進封魏國公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入朝奏事繼有是命

特授進封 宋會要云隆興元年十二月左僕射信國公陳康伯特授少保大觀文進

封福國公判信州又乾道八年九月左丞相華國公虞允文特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以求去故也

貳公 次相 左棘 列棘 棘位 篆車 辭榮上宰 進位貳公 誕布制麻 晉班孤棘極貳公之高位 進次傅之崇班

三少總載五

增碑唐蘇頲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曰於戲惟公浚明前典允廸古訓總而成之入則獻規出不言政石建孔光之比洩勝千里通知四夷子房充國之亞為

將軍尊重于位而謝賓客公之不敢專為丞相開陳其端以歸人主公之不敢伐如是則鏤彝器圖旂常載史官列盟府矣夫翠鵠犀象非不鷙也有其用則不全麟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若乃時已偕用不竭身已康名不滅者既明而且哲也公上惟祖禰傍至功緦頃於槐里之間謹原之右卜其兆圖其域各以族而為之度焉昔禽息進里奚於秦而繆公之政厚虞邱進叔敖於楚而莊王之力霸故有世祀而代禄焉則我師

臣計功銘子私風小彼秦楚之事大哉韋平之烈謀可久者敢作銘曰稽古陶唐惟帝之初遷虞事夏俾侯而起居盤峻峙令德之祉亦曰緜系誕生君子君子伊何邦之宰臣宰臣伊何秉我洪鈞登于廟堂王躬是保服于戎狄公嘗致討事惟一心恭乃三命從讓頤老歸閑體正天也不憖人之云亡大夫掌域郡公會喪咸陽北坂渭水南渡其如邢山永此防墓

增啓宋鄭雪巖賀鄭少師啓曰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

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崇德報功六纛畀錦鄉
之節勸經鐔上授室國中異數便蕃羣瞻聳動若稽昭
代率重元勲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獻以本鎮而膺
受鉞或為內相而侈帶圍之詠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
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
某官沈潛而有略真實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為尊依然
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
方更張于新化爰圖任于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

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贊襄哉業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丕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為期受命長矣茀禄康矣某自遊環辟久囿大鈞閲盛事之巍煌倍輿情而欣忭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儀就加舉笏永言頌詠罔既編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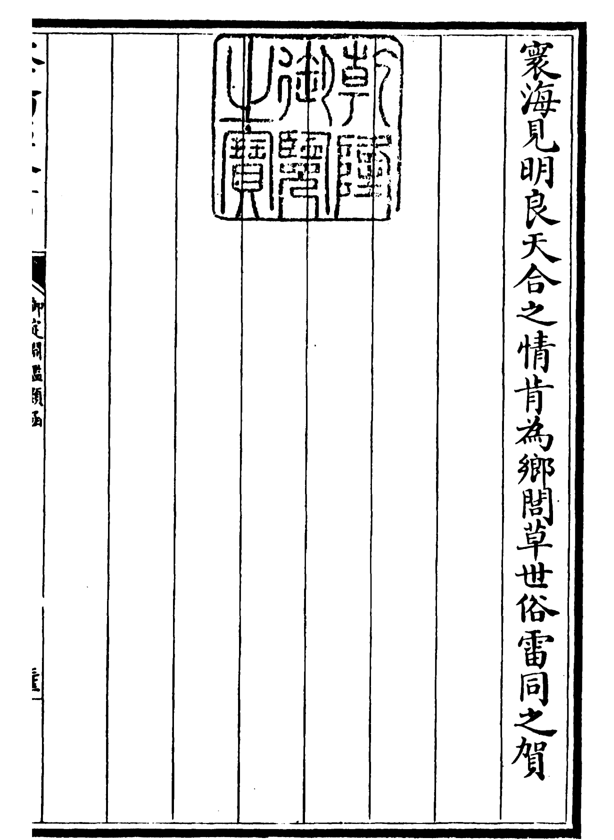
李梅亭賀史丞相除少傅啓曰雄麻涣命孫棘升班相堯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周之化始

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察鑒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匕鬯主器之治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功真恨於無官翊如拔去凶邪收洪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非常之原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於貳公惟時亞保之休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萬乘之宴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蕃

錫豈盡咎於元勲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髙
宗獨稱於徳壽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
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覲文王之耿光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某伏逢盛典倍激懽悰歌芘士之詩敢
忘燕雀之賀厦作得賢之頌或憐蟋蟀之吟秋　陳貿
窗賀錢少保啓曰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為碩輔
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枌榆之創見尊榮廟
社開闢江山切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為名節之全善始

善終者所以為寵靈之倫歷覩往事多媿此言或朶頤鐘鼎而不為閒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既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既不較於升沈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漢韋平之勳庸早陟黃扉誠欲扶於民命晚投綠野正不係於身謀蓋陽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既行

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蜕躡塵鴻
冥寥邈自適於逍遥之境永遊於安利之淵柰盛名愈
抑而愈高聖主彌疏而彌睠惟朝綱肅静則思更化之
人惟邊報安寧則念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亦
何愛於褒恩不少伸于别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
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娱氣序使日月侔其不老而乾
坤與之俱閑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
鳳比復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忭舞但忻



寰海見明良天合之情肯為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御定淵鑑類函 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六十五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　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　鳳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四 宰相

宰相一

原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虞舜臣堯 為堯時臣 舉八凱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為八凱 使主后土 后土地官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庭堅則皋陶字

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揆度成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為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為阿衡仲虺臣名為湯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傅說于是禮命立以為佐相使在左右也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疾為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

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御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高帝三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令言一丞相或漢書之誤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獘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至哀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以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

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令吏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令頤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師長帝從之

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

到光武絶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授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

白事教令稱曰君侯

亦謂丞相為上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是也

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

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某迎謁者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下立乃升車也

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見丞相起

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後漢三公疾令中黄門問疾魏晉即黄門郎尤重者或侍中

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禄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顔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繫於米也

蕭何為相國將舉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名除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事事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又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儒由是興　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　又宣帝時丙吉字少卿為丞相尚寛大好禮義掾吏有罪不稱職與長休告終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

用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是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嘗出逢羣鬬者死傷横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

問吉吉曰人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又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也　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又薛宣為丞

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薛俟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舊頭字宜祿至漢代有所闕白則叩閣呼宜祿遂以為常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吳有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

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帝　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文帝　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　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為之　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

丞相復為司徒府相國丞相皆衮冕綠盭綬盭音隸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盭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

此官 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 晉武帝詔以荀勖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 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 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為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殷浩為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 謝安為中書監録尚書省事 宋文帝初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為侍中左衛將軍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徴輔政以為侍中司徒録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等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母憂去職後徴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

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　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齊王儉為侍中尚書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況也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　梁何敬容初為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勉為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遷為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為宰相後敬容屢轉他官參掌如故　又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彦回宋明帝時為侍中　又周舍卒後朱异為散騎常侍代掌機容北齊韓軌為中書令尋授司空自以勲庸歷登台鉉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録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然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為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則

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自逸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於元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唯卞壼以臺閣機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起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梘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衆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而更何國體之識理見譏薄俗者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理萬機時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說在侍中篇

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

右各置府寮然而爲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爲侍中趙彦琛元文遥和士開同爲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爲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官隋有内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爲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柳述爲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唐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尚書左僕射亦不爲宰相其間或改爲納言内史左相右相黄門監紫微令等名其本即侍中中書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加平章事方爲宰相見僕射篇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

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崇弘道之際裴炎為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為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為中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按此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三品耳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為侍中中書令者即吏不言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置敕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令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眞自先天之前其負頗多景隆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

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歷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勲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録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

一年張説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至徳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事 增徳宗時常衮爲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爲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

言可貶令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為欺罔大駭乃貶衮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為之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兼修國史並除焉國初范質昭文學士王溥兼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此三相例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臣兼之宋仍唐制參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一等乾德二年以趙普為相上欲為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為對時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不宣制押班蓋未欲遽用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則平章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參政押敕齊銜行並馬自冦準始後遂不易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

者敕末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令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令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敕上從之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

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為首相者不復與朝廷議論時王珪蔡確俱為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遂以兩僕射行三省事而確為次相專政珪不復預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駮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左右僕射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令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

書右僕射令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

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令删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非三省長官故為從一品令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位即合為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

三年始除三員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纔旬月獨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遼北面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

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召北府宰相蕭塔喇噶南府宰相漢王托卜嘉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為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為執政官為宰相之貳俱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

為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
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
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
父祖權尚書禮部党懷英言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
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
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
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廊廡出入宣宗
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　元宰相

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刱太宗始置右丞相一員左丞相一員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相凡二員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丞之名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諭昂吉爾

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覬回回中如阿哈瑪特阿里皆才任宰相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　明宰相建置沿革詳内閣大學士中

宰相二

增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

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為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　原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説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為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樗里益尊　又曰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六年而冄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時奸説昭王昭王用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

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李斯為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

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閙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户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為相日夜飲酒賔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輙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説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専掩匿之百官皆歎　又曰樊噲為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又曰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觧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年百歲餘乃卒　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洽背愧不

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

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 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漢書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 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為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為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上䟽

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時徉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後敢入　又曰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又曰王商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

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宰相也　又曰王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　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為丞相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轓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黄閤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

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軺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騩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增蜀志曰諸

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兹度矩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

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彧為右丞相王蕃嘲彧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沬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

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晉書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唐書曰杜景儉

為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棃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倫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

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　又曰貞元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議請旬秉筆者出

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鍔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曰韋處厚為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

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
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横議臣等何名鼎司
且裴度元勲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
固宜親重賓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
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旣不從臣宜先退即
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
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
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謟還謂曰凡卿所欲

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

又言裴度勲高望重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

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議　又曰李德

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

令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

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

之　因話錄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

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

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謚家門　又曰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髙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横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　宋史曰趙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决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黒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顔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

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宫普立宫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又

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
同名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
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令朕
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
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
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又曰韓琦為

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又曰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

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　又曰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又曰馬廷鸞

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
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
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
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
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
鎮海尼瑪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咸

達布激怒皇叔烏珍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尼雅滿珠紳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强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帝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已而斬達布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令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眞寛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原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又曰元阿薩爾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

古勳臣阿薩爾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博

廸咱為右丞相阿薩爾任左丞相

宰相三

原阿衡 補袞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衮職

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衡平也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言能補君之闕 帝賚 嶽降高宗夢得說曰夢帝賚予良弼乃俾以形

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開閤 杜門公孫弘為漢丞相開

東閣門以招賢 王陵周勃謝病杜門 周召 蕭曹旦奭 蕭何為相

曹參代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鼎鉉 巖廊易鼎黄耳金鉉 為股肱

乞骸骨君之卿佐為股肱股肱戒虧何痛如之又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請老乞骸骨　韋賢張禹為丞相並賜金百斤

伐西蜀　擊匈奴張儀為丞相將兵二十萬隨金牛道伐西蜀　漢文帝時匈奴侵入北地丞相灌嬰擊之

秉國均　執政柄詩秉國之均

翊萬樞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虞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胡傳隱元年調元者宰相之事

股肱　喉舌虞書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詩大雅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鼎臣　堂老姑臧集謂宰相為鼎臣　唐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

黃閣　黑轓漢舊儀丞相廳事閣曰黃閣鄭元注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　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轓所以異車服

于百辟也

風流　**清白**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宋慶歷中杜衍為相苞苴貨殖不敢到門時號清白宰相

探丸　**夾筯**　唐宣宗命相必擇中外有人望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唐廢帝欲置相悉書有清望官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夾之首得盧文紀遂相之

判百日　**遲十年**　劉賓客嘉話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復蘇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相吏曰天符已下數目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　宋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金鉉銀青　**玄冕赤舄**　唐劉禹錫代上平章事表

金鉉重名銀青貴服
鼎位光贊大猷元冕赤舄在帝左右　唐杜佑碑爰從
道閒喘牛

聽容旋馬　上見三公　李沆為相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祠廳事則已寛矣

心卑體恭　辭和氣平

荀子曰繒邱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祿益厚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韓魏公别錄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不媿科名　大耐官職

宋進士由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不媿科名京宜州之龍水人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宜州今慶遠府

宜山縣　言行錄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絶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使人至廚中問有饋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覽鏡成字

宋璟未第時覽鏡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業　劉賓客嘉話録唐杜相鴻漸之父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

夢碑列名

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其子為鴻漸因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

紗籠護像

金榜書名

唐李藩字叔翰未仕時問卜于葫蘆生生曰公是紗籠中人藩

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害也後藩至元和中果拜相　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包容仁傑　師服王曾

唐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于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韓魏公琦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唯師服王曾

味道兩端　王珪三旨

唐書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宋史王珪字禹玉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

裴度雅量　楚材

名言　唐敬宗寶歷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已于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元耶律楚材為相每陳民生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函中龍骨　橋上鵑聲　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于側時人以為裴氏之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　宋治平時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不二十年上用南人作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上用王安石雍言果驗

再升三入　十拜四登　宋璟謝表再升台座三入冢司又職源唐

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宋朝三入者呂蒙正趙普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皆再入王曾前後輔政十年王旦為相一紀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帥壇

二十四考 九十八族 唐汾陽王郭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節度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調和兩宮 分領三館 宋真宗得風疾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劉氏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太子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承間言之后深納焉 乾德三年趙普監修國史宋朝因唐及五代故事命宰相分領三館首相為昭文殿大學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

士　光輔三后　逮事四朝　宋韓魏公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茍利社稷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于大寧公之力也　宋文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蒙正一能　司馬六語　呂蒙正為相常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曰大人為相天下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　太后遣內侍問司馬光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　封還內降　不用密啓　宋杜衍為相每內有降率寢格不行帝嘗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

行不可告之而止者過於所封還也　宋眞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讒則佞臣常惡之

私第見客　**夾袋求賢**

初唐德宗猜忌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裴度爲相奏云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死蝗不賀　**老鳳尚蹲**

長編李沆爲相時天下大蝗眞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請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東軒筆錄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年雖甚高而精神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未幾公亦去又宋時以丞相爲老鳳翰林學士爲大鳳紫微舍人爲

小鳳

兒童皆誦　宮妾不知

宋楊萬里嘗遺施聖與書曰司馬公盛德大業丕績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于斟酌元氣調和鼐羮慨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鼎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之所與知也又蘇東坡以詩賀司馬公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按聖與默字也　下詳前宰相二

字賜商英　詩示趙鼎

宋朝實錄時久旱不雨彗星出張文忠公商英拜相之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霖二大字賜之　言行錄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五 宰相 增大學士

宰相四

原 仰成 言天子垂拱仰之而成化 光輔 爾光輔予一人 保衡 伊尹也言天下所取安也 翼戴 天子 彌綸 天地之道 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 注意 漢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 具瞻 鬷假 言總大政 佐命 曠位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充位 張湯為大夫用事丞相充位而已 不案吏 邴吉為丞相令三公

府不案吏遂為常　不移書　漢薛宣詳通典　親小事　蜀志諸葛亮相蜀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政有體上下不相侵明公不亦勞乎亮謝之　行故事　漢書魏相字弱翁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施行漢初名臣所奏　堯舜其心　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父子相代　韋賢及子元成並為相平當子平晏亦並為相故漢代父子為相稱韋平　良臣惟聖　言此良臣乃成聖德　國政所圖　國政之所圖也　鎮撫四夷　親附百姓　陳平曰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　執柄而圖　實執人柄而圖吾君以相予位　奪印而代　范睢奪穰侯印而代之穰侯魏冉也並為秦相也　裁成天地　易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道佐人主　百揆時叙　五典克從　萬邦為憲　庶績咸熙　立身于二八八元八凱　致君于三五三皇五帝　當唐虞之聖　繼夔龍之功　當堯舜之朝　居蕭曹之任　當三五之朝　居二八之位　國在乎相列女傳云齊孤逐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齊相婦亡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屋堅不堅在乎柱國家安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王曰善遂尊其相以逐女妻之居三月四方之士多歸于齊而國以大治　一處乎內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曰自陝以

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名公主之一相處乎内也

百揆時叙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四方享德尚書洛誥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孔安國傳云勿替以廢法則四方世世享公之德也

謹按公謂周公是也

以尹天下左傳曰昔武王克商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以治天下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虚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夾輔王室帝王世紀周平王元年鄭武王與晉文侯股肱周室夾輔平王率諸侯戮力一心東遷洛邑也

毗輔王室帝王世紀周平王眾薦劉銓文云明公允侔阿衡毗輔王室亮采側微日夕不暇網羅隱逸英彦盈庭也

保乂王家尚書康誥篇

保茲天子毛詩烝民篇　天子是毗毛詩南山篇　王躬是保毛詩烝民篇　左右商王毛詩長發篇　股肱周室左傳云天王使劉定公錫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敬之哉環齊靈公名　格于皇天尚書君奭篇　格于上下堯典　德光上下尚書洛誥篇　威服諸侯淮南子云景陽淫酒被髮而御于婦人威服諸侯注曰景陽楚相也　友五人尸子曰舜得友五人曰雄陶續耳柏陽東不識秦不空一國之賢人也　友陪貳左傳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王者佐 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為係之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社稷器** 蜀志蔣琬傳云諸葛稱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 **若金作礪** 尚書說命篇曰說築于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猶鴻有翼**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鴻之有羽翼者也 **桃李莫援** 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 **池淵不稅** 說苑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 **富國安主** 太公金匱云宰相不

富國安主調陰陽和羣臣樂萬民非吾宰相也

匡主濟民 蜀志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伯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于竹帛

正事之臣 尚書酒誥篇曰王若曰爾乃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羽翼之佐 謝承後漢書云非腹背之毛羽翼之佐者也

獮亮四世 尚書畢命篇

光輔五君 左傳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于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聞風便委國 孔叢子云魏王遣使者聘子順為相曰魏國狹小乏于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于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

後道德懿劭幸見顧臨顧圖國政對曰臣羇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按子順孔姓名斌子高之子

跪行授以相說苑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趙簡主聞之絕食而嘆跪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是不可不察也

相三君而無私積左傳云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三相楚而心愈卑詳前宰相三心卑體恭注

一則仲父易哉為君呂氏春秋云有司請事于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贊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

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昌為其不易也

斂則已施民皆歸焉

列子田氏相齊盈則已降

云云

結百姓法四方

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安國家全社稷

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溺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檝之間則吾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鎮國家撫百姓

史記高帝紀云鎮國家撫百姓餉饋不絕吾不如蕭何

民無謗讟天無大災

左傳祁午謂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

城滜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國無盜賊道不拾遺韓子云子產相鄭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于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酒肉不徹鐘鼓不解尸子云周公酒肉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記趙良說商君曰五羖大夫云云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然也

茹葵拔葵見布逐婦史記公儀休為魯相茹葵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布而逐其婦也

一夫不得所引為己罪尚書說命篇

天下不得所若已推之鹽鐵論云禹稷布衣之士思天下不得其所若已推之

武丁時有甘

盤 尚書君奭篇 太戊時有伊陟 同上 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論語憲問篇 五羖相秦繆三置晉君一救荆禍 史記商君傳趙良說商君云 仲尼相魯敵國之憂 晏子春秋云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對曰君不如陰重孔子說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去去魯而之齊君勿納也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 子產相鄭無諸侯患 說苑云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顓頊十五佐黃帝 鬻子云昔者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帝嚳十五佐顓頊 又云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

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黄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荊公子十五相荊　說苑云荊公子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甘羅年十二相秦　史記甘茂傳云甘羅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秦嗣為上卿復以茂田宅賜之

伊尹放太甲　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復歸于亳

周公抱少主　呂氏春秋云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復子明辟　尚書洛誥篇

致政成王　禮記明堂篇曰周公致政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勤勞于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

增金甌覆名　通鑑唐玄宗每命相皆先

御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置案上上覆以金甌會太子入侍舉金甌覆名告之曰此宰相名也若意之其誰耶太子曰非崔琳盧從願乎上曰然時兩人有宰相之望故也

金筯表直

開元遺事宋璟為相朝野人心皆歸美焉一日春宴上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曰非賜卿金表卿直也

雅士趨門

唐大歷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

微官抗禮

宰相自唐以来謂之禮絕百寮冨文忠公弼為相雖微官布衣皆與抗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

宣威馳譽

唐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相器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無習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讓直

濟文唐房杜贊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

應變守文唐姚宋贊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善謀能斷宋眞景元曰漢之名相前稱蕭曹者以規隨之相繼也後稱魏邴者以寛嚴之相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資也

名教宗主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有女真寄黄金一鎰于其室後經亂離女真委化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光逢納于河南尹張全義付諸宫觀其舊封尚在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朝廷羽儀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

十事要君唐玄宗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鋭

于為治乃先設十事要説以堅帝意帝皆納之

三事問客 宋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缺失按昉字明遠三入翰林兩入中書謚文正公

公門桃李 狄仁傑嘗薦張柬之為相又嘗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省門綠竹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又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至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進言賜酒 唐李絳傳李吉甫盛贊天子之德憲宗欣然李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之時詎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醿酒

入見賜茶 長編先是宰相入見天子

必命坐賜茶有大政則面議之范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書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日昃命坐賜茶之禮亦廢

夢授二筆

太平廣記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夢賜半臂

宣室志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名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黙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令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即為朕思之因觀文臣奏表一閱而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簿注名 唐昭宗時鄭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中人有誦于帝前者上意其有緼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手注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名震四夷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度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輕重

節兼兩鎮 宋王安石上韓魏公書寵辭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策

不私故人 唐裴垍為相故人求京兆尹垍曰君才不稱此官

不負天子 唐陸贄為相所言皆執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不吝通族 唐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爭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為詞以嘲之一時傳為話柄綯頗慙之

未

嘗市恩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于公公亦未嘗市恩意于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使知出我門下也

衣鉢相傳 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知貢舉覽范魯公質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君傳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昌武景德中為翰林學士至右諫議大夫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曾彬家耳

和顏溫語 宋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取用者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用者既失其望又無善辭

此取怨　**嘉謀偉望**　宋范魯公質嘉謀偉望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㚖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不為驕侈**　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驕侈凡子姪欲舉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取　**不徼寵澤**　言行錄呂蒙正三入中書未嘗以姻戚徼寵澤　**得宰相體**　言行錄宋韓魏公琦為相魯公亮為亞相趙康靖公歐陽公為參政凡事關政令則曰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談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眞宰相言**　宋薛簡肅公奎天禧中為江西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旦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眞宰相言也　**可方安世**　長編宋元豐二年神宗嘗謂輔臣曰曾公亮謹審周密中外無間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　**遠過周公**　言行錄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

周勃霍光姚崇宋璟歐陽公易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譏自止過周公遠矣

遼使却立　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盻有威遼使耶律永昌来聘見潞公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遼使問安　宋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宰相五

原箴　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綱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

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諛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帷牆隅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可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原碑晉衮宏丞相桓温碑銘曰文武開基尚父定王佐之羿宗周不競桓公宏九代之勲脱屣於必濟之功忘懐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敀

謀廻慮策馬武關緫轡丹折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義則繈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廻轅反師凱入雖奇功大勲未捷於一朝而宏模神畧義高於天下公惟秀傑英特奇姿表于蒳冠俊神朗鑒明統備于成德巾褐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動業輔相兩朝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

曰羨盡黄棠道暢伊吕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

畧畧宏宇亮心髙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

洛澄流華梁夌翳俾我仁公宏道作鏡如何不弔雲鑾

落映　晋孫綽丞相王導碑文曰公冑興姬文氏由王

喬元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

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元性合

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温煗侔于冬日

信人倫之冰鏡道徳之標凖也恵懐之際運在大過皇

德不建神纘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元悟遂扶翼藩王宣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畧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穴之儁逍遥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

功而動舉非夫領鑒元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凉州廟碑文曰黄曲之祀九井尚慭沫水之堂七壁猶在豈非德含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懐其貴德公諱某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而成海倍萬俊而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陽陵黒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廻軍民徙散同髙闕以為塞象玉門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踈勒之守備

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兩賢釁鼓指撝則破勍敵叱咤而靜邉塵公徳應大賢照惟殆庶如鍾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于千仞散風行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簞醪所驅小大一死生之志徽管之風餘芳無絶人畏其神徳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有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紫房蹾跜刻獸下臨網户菡萏荷花傍連屈屋庶使邉

韶所立之石豈稱高于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于華陽乃爲賛曰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縁字事燭青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髙碣名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搆斯象室循兹洞房琉璃照户壁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銘曰金表龍符緑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聨厥初有微玄水亦作司徒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櫨鳳翥桂棟蓮披文

檀晚麗采節晨煇春藤絡户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絶于斯　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蔵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閶闔而上馳廻風飈于襟袖宅山川于懐抱爰初弱冠蔵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蘩滋蘭之畹既駕朱驂又敷衮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

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譬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宏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羣龍周實多祜漢有餘慶弈弈皇族於斯為盛公之

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
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惏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
乞師援絶飛書路阻公内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
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術北遯燕
然将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賞就賦
夷歌成章　增唐張説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

自虞派別從吴辟地魯陜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将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畀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寛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誡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頗乎方辭漢禄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娱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

旒康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宏典
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
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慙殫悉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
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殁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

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銘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
雜居賢聖之家堂堂衛公含和用中為保自易當難不
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餔糟末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

足趼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計翊帝華綦鋤凶退殊獨潔進不争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扃思深志違封禪留草東山不歸台光折耀白晝徂輝依仁孔夙須信不暮自天之祜宜無悔怨天之蓚瘥時丁秏斁如魚思涉若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為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澶野蔓離披延陵已違弋者何知

原誄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黄
裔舜長發有祥貽我祚胤劉王負險寇我西隣公侯赫
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元王隕難鯨鯢墜鱗
戎漠時殪方域清塵　又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
司馬公誄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
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賛大命啓廸靈符光我聖主齊
德有虞受兹介祉封國建畿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
上將奮武明威皇輿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既反撫戎荆

楚巴蜀作寇侵我邉疆乃眷西顧董統雍涼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

增制宋蘇軾賜宰相吕公著乞退不允制曰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嵗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元闔復丞相阿珠贈謚制曰邉外開邉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幷國公謚武宣阿珠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驁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吴歸掌握之中賛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

芳之有永黄河如帶尚流慶于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增論唐李德裕近代良相論曰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顔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于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

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邪讒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犄詣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

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於⿰身危厄以盡天涯雖斂光不沈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

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增記唐李華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徳以来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髙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地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之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叅不賞爵叅

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刄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斯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者　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天道不言而

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
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
德亦皆務于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
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
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

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

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也

增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大學士一

增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為祭酒其後無聞唐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學士之名始於此至宋皇祐元年詔特置觀文殿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是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時賈昌朝由使相除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大學士之名自此始　宋會要宋朝官制有殿學士閣學士雜學士又有待制殿撰修撰直閣殿學之名有觀文有資

政有端明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觀文殿大學士惟曾任宰相者乃得除觀文殿學士以寵輔臣之去位者資政殿大學士亦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後拜僉樞者多領焉閣學士雜學士庶官之外别加職名所以勵行義文學之士專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校讐得之為榮選擇尤謹　明太祖即吴王位建百官置中書省遂以李善長為中書省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洪武戊申改

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熊少師徐達為右丞相統六部事庚戌召山西參政楊憲為右丞陜西參政汪廣洋為左丞憲尋被誅辛亥春正月太師右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左丞汪廣洋為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相己未十二月汪廣洋謫海南至太平暴卒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不復設而析中書省為六尚書歸其權于六部時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然藍玉以凉國公常領太傅

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署翰林院典平駁
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設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
皆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壬戌冬十一月戊
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葢殿
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
宗為武英殿大學士時未有内閣掌幾務者至成祖靖
難後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
重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

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宗
右文遏殺内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
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
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
專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及景憲大
權始集令視之赫然真相矣　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
議請專選進士科充翰林院官遂為制自後非進士起
家不得居翰林為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内閣居宥

密　内閣臣不由甲第者楊士奇以薦辟胡儼陳山張瑛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黄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以審理正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俞綱以審理正王文薛瑄俱以御史李賢以吏部主事劉宇曾元俱以知縣袁宗臯以長史張孚敬以刑部主事桂萼以知縣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夏言以行人此外無不由翰林入閣者　憲章類編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専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

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内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為賢相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益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大學士

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遐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宜裁為定制永世遵行

大學士二

增名山藏曰楊士竒為人秉謙執虛溥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細薦進人才愽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　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與楊士竒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為三楊　楊溥立朝

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史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舍已從人畧無吝躁天下稱為南楊　名臣記曰薛瑄河津人天順中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時曾石專用事遂引疾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皎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　李賢鄧州人為大學士事英宗憲宗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顔彪馮宗諸文武才臣皆得

其用　商輅淳安人宣德乙夘解元正統乙丑會試廷
試皆第一景泰三年入閣天順元年除名成化二年復
入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
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嘗訟言景
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汪直開西厰羅織數起大獄輅
因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立命去西厰
獻徵錄曰弘治改元命徐溥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三典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溥未去位時已多躋顯

位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内閣時以為榮　又以劉健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終弘治十八年海内晏然稱治　明實錄費弘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凡三入内閣以功名始終云　明名臣言行錄嘉靖中徐階繼嚴嵩為首相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

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李春芳傳春芳與徐階同心輔
政力振頽靡受顧命事穆宗皇帝于諒闇誅左道録言
官躏逋負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　皇明盛事述曰
内閣李賢楊廷和父封少保劉珝嚴訥黄淮父封太子
太保李春芳父封太子少傅張四維父封少師獨張居
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凡四膺誥命而
嚴訥李春芳張四維張居正皆具慶嚴李皆得歸政終
養

大學士三

增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今言曰今閣臣一人領四官非禮也景泰時陳循一人領五官矣　馬愉神道碑曰愉卒特循師保例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者率加其正職愉始并兼銜加之蓋出特恩也

四入内閣　三總三邊皇明盛事述曰嘉靖中張孚敬夏言俱四入内閣　楊文襄一清初以副都總制三邊再以右都總制平安化王難三以致仕少傅大學士起提督

名動天下　稱社稷臣名臣記曰解縉早遇聖君名動天下　明名臣言行録曰王家屏操履端嚴臨事有執可稱社稷臣矣

考滿勿改外任

朕自訪得一人名臣記成祖勅吏部曰大學士胡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

岳正傳曰英宗復辟名見文華殿既出上曰今内閣朕自訪得一人乃岳正也

入奉絲綸出從羈靮 名臣論曰胡廣金幼孜入奉絲綸出從羈靮

弭以行權順以濟險 又曰李賢遇曾石弭以行權商輅處永壽昭德兩宮間順以濟險可謂難矣

玉質金相通達國體 名臣論曰西楊士奇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榮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繩愆糾繆 **剛方正直** 明紀洪熙元年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名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失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也 明宣宗賜楊榮銀章曰剛方正直

謚曰文清 **可謂明潔** 名臣記曰大學士薛瑄卒劉定之請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

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大學士劉忠墓誌曰野亭年方六十非懸車之辰志不得行故决于去其于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

肩輿登萬歲山　賞節游無逸殿

名臣記曰黄淮爲大學士請老歸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肩輿登萬歲山　皇明盛典述曰嘉靖十五年端陽節上幸西苑命大學士李時等候于崇智殿遣中書賜艾虎花絲百索牙扇等物既而上御龍舟命時等各乘舟給酒饌命檝夫櫂時等舟近龍舟而行向蕉園迤邐至澄碧亭復宴無逸殿時等各稱謝上壽盡歡而罷

際昌辰　領班䥫

楊廷和行狀廷和少時嘗夢天門開見緋楔題曰際昌辰在童丱時勲業已定矣　貫宏行狀宏會試下第世父瑄夢宏入國子監領班䥫乃彭時故物也宏果狀元入閣

給輿皂　受羙珠

黄佐大學士梁儲傳曰儲屢疏乞骸上留之至

再乃可其奏月給米八石歲撥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舟還鄉蓋異數也復降敕褒之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竟其用崔與之之風槩而不久于朝以鄉視之可謂並美

維風編曰楊文襄一清為相時人有餽羨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邉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邉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蓋以天下財為天下用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介慎廉靜 風流儒雅

雙槐歲抄曰弘治乙卯春丘濬甍于位槩其生平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禄所入惟得指揮張維一園其廉靜三也

叢說云李東陽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聚其家談文講義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片言遇主 舊學受知

明名臣言行錄曰張璁桂蕚以片言遇主翰林諸臣皆鄙賤之 大學士馬自

獨墓誌曰公負公輔望久以舊學受眷知上所注意甚厚士咸訢之謂關陜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

大學士四

增勑明宣德三年勑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祗事祖宗多歷年所嘉謨讜議積勛勤誠朕嗣統以來尤深賛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盖以卿春秋髙尚典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

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至意欽哉　嘉
靖元年敕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曰卿資稟醇正器識恢
宏粵自早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科蜚聲
藝苑勞勤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于我孝
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
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彞章延訪于便殿賜問
于平章危言讜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

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顧命
之際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為匡救其毅然不可
回之氣往往形于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容
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横加讒抑旋
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
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維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
文彦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多

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緩唯卿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敕至家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萬歴九年以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遣行人賜敕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問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睠言耆碩著有勲庸世咸仰為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歴試功于盤錯簡知皇祖晋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節而先百辟當愉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汚而仕路肅清奬忠直而真材彚進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畧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

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黄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
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
爾壽康届玆八旬斂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
世之禎祥朕祗適先猷追維舊德粤稽功載申錫寵章
玆特遣行人賚時相齎敕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
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
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
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綏繁祉慎保修齡尚謀皇髮之詢

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增記明沈一貫内閣藏書樓記曰我國家崇古右文繹天闡聖自高皇帝龍驤宇内櫜鞬未藏而購書之令四出海内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葢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彬彬馬而高皇帝稽謀好學博収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皡之業已建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后號䏻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遺書尤爲繁滋朝宁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

偏棲其中而蔵之累朝承平潤色鴻着故迄今言蔵書者必稱内閣天琛夜玉璀璨煜爗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禄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絶無所質問即其閎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所校録止矣以方今兹豈復能勝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覯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叅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閟上帝之冊府鈞天廣樂輷輷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歴代之典章攬

萬方之圖籍鱗次川委隷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清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聖賢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治亂興亡之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廸啓神智而輔臣者又日侍幃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觀庶可對揚休命佐成熙朝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

增疏明徐階謝入閣疏曰黃扉視草任重絲綸紫殿宣

麻煇騰台斗自顧一介賤庸之質誤蒙九重特達之知

竊揣分以凌兢式銘心而感戢恭惟皇上至仁大德上

協元穹偉略英謨遠同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

堯文計萬世之安征討懋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

裁離照弘敷民隱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

咸新夫建大有為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

闇學識迂疎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

莫贊宏猷方虞黜罰之加顧拜延登之及入參閣務出

綰部章貳鈞未遂乎恍辭無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
何以贈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况越此
而周而名又進之為皋為夔仰企前修雖幸遭逢之適
類俯惟小器實懋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而震驚
拜官而傴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夙志捐委微軀祗竭寅
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足任益舉庠
策而用厥中念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長而矜其短内
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歷數邁軒虞之久皇圖一

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增銘明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時墓誌銘曰鳳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

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沃廸知忱恂歴事三

朝秉心忠純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端陳以勤墓誌銘曰有曜列星淪精少傅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明祚衆圖獨方人趨我駐潛

龍在淵如翼斯附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謀謨去其娼妬羮和樂諧牖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来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逍遥濠濮同趣帝念舊臣乃春西顧養年上尊載沾異數令名考終前昌後裕羔裘狐袖傾輈載路先幾如公誰與並鶱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兔于斯萬年亦孔之固

增詩明李東陽賀彭閣老詩曰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随

仙步轉髙深人間别有登龍地天下空勞仰止心瀛海

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隂歸来更覺門如水不受

車塵半點侵半生名行重儒林吏隐官曾歳月深文靖

舊無旋馬地敵中原有耐官心川原暖入三春雨殿閣

凉分六月隂欲效禹偁書院壁向来官序敢相侵　邉

貢送少傅楊一清節制三秦詩曰帝夢非熊舊起邪側

思賢佐隐京江三邉羽檄来金殿九色龍函到石淙范

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臨戎制勝尋常事𧺫

見邊城築受降　三十年来四入關土人迎拜想開顔

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蔵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

更從西海弄潺湲寥寥蜀相千年後伊吕誰當伯仲間

唐順之壽張相公詩曰帷中運策九州清共説留侯

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顔色酋長西番識姓名却望上台多氣象年年長傍

紫宸明